肉蒲團/第十四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第十三回

肉蒲團/第十四回
作者：李漁　清

第十五回

卻說權老實未賣身之前，那玉香小姐有許多幽鬱之情，總因筆墨不閒，不曾敘得，如今方才說起他。當初正在得趣之時，被個狠心父親把丈夫趕出去，竟像好飲的人戒了酒，知味的人斷了葷，就是三五夜也熬不過，何況今年隔歲守起活寡來。實在歡娛既不可得，只好把春宮冊子擺在面前觀看。誰想越看越不禁止那一段淫欲之心。從此以後就把春宮冊子放過一邊，尋幾種閒書出來消愁解悶。

看官，你道她當此之時，要消愁解悶，是甚麼書好？據在下看起來別種閒書皆不中用，惟有她少年所讀父親所授的書，如《列女傳》、《女孝經》之類，極是對科。若肯拿來一看，豈但消愁解悶，就是活寡也守得來，死寡也守得住。怎乃計不出此，反把丈夫所買之書，取出觀玩。那丈夫所買之書都是淫詞藝語，如《癡婆子傳》、《繡榻野史》、《如意君傳》之類，盡數翻出來細看。只見那書上凡說男子抽送的度數，不是論萬就是論千，說男子的陽物，不是讚它極大，就是誇它極長，甚至有頭如蝸牛、身如剝兔，掛斗粟而不垂的。心上想道，我不信男子身上有這樣雄壯的東西，我家男子的物事長不過二寸，大不過兩指，幹事的時節，極多不過一二百提，就要洩了。何曾有上千？自古道：“盡信書則不如無書”。這些百經的話一定是做書之人造出來的，那有這等異事。疑了一會，又想道，天下甚大，男子甚多，裡面奇奇怪怪，何所不為，焉知書上的話不是實事？倘若做婦人的嫁得這樣一個男子，那房幃之樂自然不可以言語形容，就是天上的神仙也不願去做了。又把這話疑了又信。

連日爬起來，女紅針指一些不做，只把這幾種閒書做對頭，要使心上的淫興索性濃到極處，好等丈夫回來一齊發洩。誰想等到後面，一毫音信也沒有，不由她不怨恨起來。心上想道，我前世不修，嫁著這樣狠心男子，成性不上數月，一去倒丟了幾年。料他那樣好色的人，再沒有熬到如今不走邪路之理。他既走得邪路，我也開得後門，就與別個男子相處也不為過。只可惜閨門嚴緊，沒有男子見面。想到那個地步就把怨恨丈夫的心遷怒到父親身上，巴不得他早些死了，好等男子進來。及至看見權老實就像餓鷹見雞，不論精粗美惡，只要吞得進口就是食了。起先做工的時節，雖有此心，一來見他老實，相見之際頭也不抬，不好突然俯就他；二來日間進來，夜間出去，就要俯就他亦無其時。後來，聽見他要賣身，心中甚喜，要想進門的頭一夜就不肯放過他。不料父親把如意配他，見他兩個拜堂之後，雙雙進房，心上就吃起醋。伺候父親睡了，就悄悄走去聽他幹事。權老實的陽物甚大，如意雖有二十多歲，只因主人至誠，不曾偷摸過他，所以還是個處子，那裡能經得絕大東西。叫喊之聲，啼哭之狀，自然驚天動地。連竊聽之人都要替她疼痛起來。權老實見她承受不起，只好草草完事。

玉香立了一會，聽不出好處，也自進房睡了。到第二三夜，又去補聽，也還只見其苦，不見其樂，直聽到三夜之後，也自權老實的本事該當出現以前。幾夜都是吹滅了燈，然後睡的，獨有這一晚，燈也不吹，帳子也不放，未曾動手之先，把一根八寸多長，一手把握不來的陽物，教如意捏在手中，摩弄了一會，方才插入陰戶。此時的陰戶已被陽物楦大了，不像以前緊澀。權老實就放出本領來，抽送的度數竟與書上一般，不到數千不肯住手。如意從奇苦之後，忽逢奇樂，那些呼喚之聲，又不覺驚天動地。以前替她疼痛之人，如今又替她快活起來。看出來的淫水，比弄出來的淫水更多。

從此以後，玉香的心已註在權老實身上。權老實自進門之後，也不老實。遇見玉香，不住把眼睛偷覷玉香，若有笑面，也把笑面相承。一日，玉香在房裡洗浴，他從門外走過，無心中咳嗽一聲。玉香知道是他，要引他看看肌膚，好動淫興。故意說道：“ 我在這邊洗澡，外面是哪一個？不要進來。 ”權老實知道這話是此處無銀之意，就不敢拂他的盛情，把紙窗濕破一塊，靠在面上張看。玉香看見窗外有人，知道是了。就把兩個肉峰，一張牝戶，正正的對著窗子，好等他細看。還怕要緊的去處浸在水里，看不分明，又把身子睡倒，兩腳扒開，現出個正面，使他一覽無遺。

睡了一會，就坐起身來，兩手捧住牝戶，自己看了，長嘆一聲，做個技癢難搔，無可奈何的意思。權老實看了，知道這婦人淫也淫到極處，熬也熬到苦處，我若進去，決不拒

客了。直把房門一推，直闖進去，跪在玉香面前道：“奴輩該死。”就爬起身來把她摟住。玉香故意吃驚道：“你為何這般膽大？”權老實道：“小人賣身之意，原是要進來親近小姐。起先還要在沒有人去處訴出衷情，待小姐許了，才敢放肆。不想今日看見千金之體生得嬌嫩，熬不住了，只得進來冒瀆，求小姐救命。”玉香道：“據你的意思，要怎麼樣？難道浴盆裡面好幹甚麼事體不成？”權老實道：“小人也知道，這個所在與這個時候，不是幹得事的。只求小姐恩允過了，待我夜間來服事就是。”玉香道：“你夜間與如意同睡，她怎肯放你來？”權老實道：“她是極貪睡的，夜間幹事之後，直睡到天明方醒。我今夜瞞了她來，她那裡知道。”玉香道：“這等，依你就是。”權老實見她允了，就把渾身上下摸過一遍，又親了兩個嘴，約今夜開門等我，方才出去。

此時天色已晚，玉香揩乾了身子，衣服也不穿，夜飯也不吃，就爬上床去，要先睡一覺，養養精神好同他幹事。誰想再睡不著，捱到二更，初聽見房門響，知道是他進來，就低低叫道：“遂心哥，你來麼？”權老實也低低應道：“小姐，我來了。”玉香怕他在黑暗之中摸不上床，忙爬下來接引，就牽他上床，說道：“心肝，你的東西，我看見過了，比別人的不同，我承受不起，求你從容些。”權老實道：“千金之體，我怎敢唐突。”

口雖說這話，心內還疑她假意裝嬌，豈有偷婦人的男子沒有絕大本錢，使自家妻子還怕疼痛之理。就把陽物對著牝戶唐突起來。玉香忍不過，就惱起來道：“我吩咐你從容些，你怎麼又這等急遽？”權老實見抵不進去，知道起先的話不是虛情。就陪個小心道：“不瞞小姐說，我不曾見過標致婦人。今遇小姐，心上愛你不過，巴不得早進一刻也是好的，所以用力太重，得罪了小姐。如今待我將功折罪就是了。”遂把陽物提起，在她陰戶兩旁東挨西擦，不敢入室，竟在腿縫之中弄送起來。你道他是甚麼意思？原來是個“疏石引泉”之法。天下最滑之物，莫過於淫水，是天生地設，要使它滋陰潤戶的東西。唾沫雖好，那裡趕得它上？凡用唾沫者皆是男子性急，等不得淫水出來，所以把口中之物納入陰中，用那假借之法。究竟別洞之水，不若本源之水滑溜，容易入口。權老實起先也不知有此法，只因初娶艷芳之時，陽大陰小，不能入。虧得艷芳搜索枯腸，想出這種法來，把極難之事弄得極易。如今玉香的陰戶，與艷芳昔日的陰戶寬窄相同。權老實忽然記起這舊事，所以仍用此法，把陽物放在腿縫之中，替陰戶摩肩擦背，使她裡面癢不過，自然有淫水出來。淫水一來，如淺灘上的重船得了春漲，一到，自然一息千里，連篙櫓之功都可以不費了。

玉香見他把腿縫認做陰戶，就笑道：“你走錯了路，我們往常不是這樣幹。”權老實道：“一毫也不錯。我還你快活就是。”弄了一會，只見腿縫裡面有些滑溜起來，知道淫水

已至。又怕太滑，抵不著陰門，要溜到別處去，就拿住玉香的手，把陽物交與她道：“起先果然弄錯了，如今摸不著真穴，求你自家點一點。”玉香就疊起陰戶，把陽物湊在陰戶口，吩咐道：“如今是了，你自己用力插進。”權老實挺起陽物，一直插進去。每抽一次，送進一二分。再抽二十餘抽，那根八寸多長的陽物，不知不覺已盡根進去了。玉香見他幹法在行，愈加愛惜。就緊緊摟住道：“心肝，你是初近女色的人，怎麼就這等知情識趣。我今愛殺你了。”權老實任事之初，得了這篇獎語，自然不肯偷安。把抽送之法，不猛不寬，不緩不急的做去。做到後面，竟使他一辭莫贊，連獎語都做不出來，方才住手。

玉香不曾嘗這樣滋味，十分歡喜。自此以後，夜夜少他不得，起先，還是背著如意做事，後來曉得瞞不到底，索性對她說過，明明白白的往來。玉香怕如意吃醋，盡心奉承她，名為主婢，實同大小。或是一人一夜，或是一人半夜，甚至有高興之時，三人同睡。

在權老實的初意，原為報仇而來，指望弄上了手，睡幾個月，即便抽身，不可被婦人戀住。誰想冤孽之事難以開交，當初與艷芳睡了幾年，不見生子，如今與玉香一幹，就成了孕。起先還不覺，及至三月後害起喜來，方才知道。千方百計尋藥來打胎，再打不下。玉香對權老實哭道：“我這條性命送在你身上了，你曉得我父親嚴法，一句話講錯，尚且要打罵，肯容做這惡事？明日知道，我少不得是一死。不如預先死了，還省得淘氣。”說罷就要上吊起來。權老實再三苦勸。玉香道：“你若要我不死，除非領我逃走，逃到他鄉外國。一來免了後患，二來好做長遠夫妻，三來肚裡生出來是男是女，總是你的骨血，也省得淹死了他。你心下何如？權老實見她說得有理，就要瞞著如意做事；又恐怕她預先知覺，要說出來，只得與她商量定了，把隨身衣服捆好，等鐵扉道人睡了，開了大門一齊逃走。但不知她走到何方，後來怎生結果，看到十八回才知下落。

評曰：有人看到此回，疑鐵扉道人是個善士，不該有淫奔之女，天公既欲懲奸，獨不欲勸善乎？余曰：不然。此等報應，正是天公不謬處。鐵扉道人生平不交一友，不見一人，不免蹊刻太甚，且開荒之例，原該免租三年，他只免一年，不時呼佃戶服役而不給工錢之類，皆殘忍刻薄之事，安得使後來無報？所以從來狐介之士厥後反不昌者即此理也。為君子者可不慎乎？

此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